

平中要：西方哲学与中国历史——兼论汉语思想载体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51 次 更新时间：2013-08-17 19:58:24

进入专题：[西方哲学](#) [中国历史](#)

● 平中要

这看似两个并不相关的范畴，就是我思考的切入点。一直以来，在比较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异同上，我总感觉这种类比非常牵强。比如说，在两种哲学（如果那些汉语思想者的思考，也可以用西方对于“哲学”的定义进行描述的话——虽然，我认为从这个角度出发，这种定义的挪移就是不可能的）所思考的对象

上，两者就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西方哲学，如果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为西方哲学的起点（实际情况更复杂，在苏格拉底之前，哲学和哲学家就已经大放异彩，而且，这其中并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我的意思是狭义上的“形而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后来也成为了“后形而上学时代”一些思想者的思想入口。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我还是尽量简化，毕竟，我的重点是对汉语思想的审视），那么，西方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与形而上学为同位语——在其开端就确立了其思考的对象，简单地说，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即：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而这之后两千多年时间里，哲学家都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而这一漫长的过程，也就是形而上学哲学从发展到成熟，再到终结的过程。

比较中国哲学（我更愿意称之为汉语思想），就会发现，中国哲学对于：“汉语要思考什么？”这一问题，似乎从来没有达成共识，或者，从经验来看，汉语思想者不认为有什么思想共识的问题存在。【当然，汉语的历史上也有所谓“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是，这种争鸣并不对“哲学的根本问题”的争鸣，也不可能在这种争鸣中出现对“哲学的根本问题”的发现和共识。“百家争鸣”是汉语思想的解放，而这种解放却并不自动形成一门学科。如果说，哲学就意味着一门有标准可循的学科，那么，西方有哲学，中国无哲学；但是，中国有汉语思想，这是不能否认的。哲学与思想，两者不能混同，思想包括哲学，或者说哲学是学科化的思想。很显然，汉语思想并没有学科化。】也就是说，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西方有而中国无，甚至说两者不同，似乎都没有准确地表达事实，事实是：两者不具备可比性。我打个比方：运动场里有人在赛跑，运动场外有人在遛弯，我当然能比较出谁的移动速度快，但是，两者有可比性吗？赛跑者的目的是争夺谁跑的快，遛弯者的目的是休闲，两者目的不同，不具备可比性。就像中西哲学，两者的目的不同，没有可比性。或者说，从西方和中国在“思考什么？”的向度上，两者难有可比

作者

相同作者阅读

- 平中要：忠孝概念的制度语境变迁
- 平中要：盒子中的中国——《中国盒子》读后
- 平中要：2013，失准之年
- 平中要：忠孝概念的制度语境变迁
- 平中要：民主的“重要性”
- 平中要：理性与信仰——读《约伯记》
- 平中要：文学与中国
- 平中要：未来的主人翁
- 平中要：人间春秋——《历史的细节2》读后
- 平中要：猫洞与狗洞

相同主题阅读

- 余英时：中国转一个身非常困难
- 高王凌：中国历史的三大误读——人口负担、
- 杨奎松：以论带史的尴尬——汪晖《二十世纪
- 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
- 葛剑雄：中国的历史都为政治服务
- 平中要：西方哲学与中国历史——兼论汉语思
- 屠雨迅：先进反而挨打：中国古代王朝的噩梦
- 杨祖陶：西方哲学研究的新成果——《西方哲
- 方朝晖：如何进入西方“学统”内部？
- 李劫：朝政的谦卑和民众的耐心
- >>更多相关文章

热门专栏

- 秦晖
- 龙应台
- 陈行之
- 于建嵘
- 张千帆
- 陈志武
- 傅国涌
- 野夫
- 丁学良
- 徐贲
- 杜君立
- 高华
- 笑蜀
- 戴建业
- 张鸣
- 郭世佑
- 陈奉孝
- 贺卫方
- 杨恒均
- 李劫
- 郑永年
- 王海光
- 杨祖陶
- 崔卫平
- 刘瑜
- 莫于川
- 郑秉文
- 向继东
- 袁伟时
- 章诒和
- 郭宇宽
- 吴稼祥
- 刘军宁
- 袁刚
- 吴思
- 周濂
- 刘小枫
- 邓晓芒
- 鄢烈山
- 资中筠
- 信力建
- 杨奎松
- 曹林
- 萧瀚

性。

但是，我私人一直有些耿耿于怀，那就是，如果说汉语思想也是思想（当然是，而且，我为此自豪），而西方哲学是一种学科化的思想，那么，两者就真的没有可比性了？还是上面那个运动场的例子，虽然赛跑者和遛弯者目的不同，但是，他们都在移动却是事实，不能因目的不同而抹煞。那么，中西哲学，或者说西方哲学和汉语思想，一定存在一种可以进行比较的视角。于是，就有了这个题目。

我来解题。

我认为，既然中西哲学在“思考什么？”的问题上难以比较，那么，中西哲学在“以什么载体思考？”的问题上，给了我启发。西方哲学的发展，很早就建立起相关的思想载体，形而上学也可以视作一种方法，同时，逻辑学也为西方哲学助力甚多。可以说，西方哲学之所以是一门学科，也因为，西方哲学用一套共识的思想载体（逻辑、理性、辩证等等）来进行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那些“非形而上学”（也包括反形而上学）的思想者，就必须用另一种思想载体来进行思考。比如尼采。稍稍旁逸斜出一点：有人认为中西哲学问题，是一个“话语”问题。认为差别在于“话语”。西方哲学有一套自身的话语体系，而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体系。我认为“话语”的视角，自然有着进入思考的路径，但是，中西，以及西方哲学内部的差异，用“话语”来解释，似乎没有脱离内嵌在西方哲学中的视角，也就是说，即使“话语”，也不能脱离西方哲学单独作为解释的视角，它依然需要西方哲学的支撑。而我想从“思想的载体”视角出发，保留中西哲学的整全性，而从独立的视角观察两者。那么，话说到这里，需要提及现代西方哲学的“载体”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如果说“后形而上学时代”，也是一个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思想载体”的更新——这也并非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者的原意，而这种客观的更新，实际内涵于“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框架中；那么，对西方哲学传统，即形而上学传统中，所凭借的“思想载体”是什么？我认为简单说，就是逻辑学。而“后形而上学时代”则是抛弃了逻辑学的“载体”（不是不要逻辑！），寻觅其他的“载体”。以福柯为例，前期用“谱系学”，后期转向“知识考古学”，这种对思想“载体”的探索，有别于西方哲学传统的逻辑学“载体”。】

那么，汉语思想的载体是什么呢？

我想简单说说汉语思想载体的流变。

汉语思想载体的源头

将春秋战国这一时期，汉语思想的集中爆发视作汉语思想的源头，就从这里开始对汉语思想载体的观察。

一、儒家

我先说结论，我认为，儒家的思想载体是历史的，也就是这篇小文的题目所谓的“中国历

- 郎咸平
- 邓正来
- 陈嘉映
- 葛剑雄
- 秋风
- 郑也夫
- 潘维
- 赵汀阳
- 沙叶新
- 王友琴
- 陈子明
- 狄马
- 李炜光
- 曹文轩
- 梁治平
- 李强（北

史”。如果说，在汉代儒家儒学奠定了独尊的政治与学术地位，而使得接下来的两千多年，汉语思想的主流载体都是“历史的”，而在汉之前，这种以历史为载体的思想，只是儒家自身的思想特点。

【问题就是，这种曾经专属于儒家的思想载体，在汉之后的时代中，成为汉语思想的主流载体，这个过程，究竟是思想的，还是政治的？我个人认为：还是政治的因素居于主要位置。从历史的演进来看，儒家的独尊地位，有着权力的鼎力襄助，而并非在思想的向度上，儒家思想比其他思想流派更接近真理。】

由孔子重新整理并光大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简单归类这五经，《诗》属于文学和修辞的范畴；《易》属于占卜技术；《礼》属于行为规范或者说制度范畴；而《书》、《春秋》可以划在历史的范畴里。而在这四个范畴中，历史，对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最深，也奠定了儒家思想载体的基础。孔子个人对于《春秋》的编辑用力最多，他甚至将“知与不知己”与这部作品联系起来，他对《春秋》的钟情，是其他四经所不能比拟的。而要仔细观察一下《春秋》这部作品，为什么它是如此重要呢？我认为，孔子对于《春秋》的编辑，使得《春秋》已经不单纯是一部史书。否则，所谓“春秋大义”就无从说起。换句话说，我所谓的儒家思想的载体是历史，那么这个历史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所谓的“历史”，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更进一步说，就是一种区分善恶的判断（所谓的“善恶判断”不是在道德伦理的意义上）。

【这里需要着重提出——这里只能从简地提及——的是：孔子本人对于《春秋》使用的一种价值判断，或者说善恶判断，本身是属于个人化的（虽然，孔子的价值体系也有着从之前儒家继承而来的部分），或者说，可以视作一种学术创新。但是，从汉代开始，孔子以及之后孔学的这种价值判断，就不仅仅是一种学术问题，这里不拟涉及孔学的内容，比如说对于权力和体制的理论支持；而是，儒家这种以价值判断，或者说善恶判断，为载体的思想，是如何从一种个人化的、学术化的方式，变成一种汉语思想的主流载体。上文谈到了权力对于这一转变的支持，而这里我想提出在权力之外，对于儒家思想而言，依然有着一种内在的逻辑路径，而这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就不在这篇文字中论述了。关键在于，儒家的这种善恶判断，如果仅仅局限在个人化、学术化的层面上，顶多也是一家之言（况且，这种善恶标准并非一种源自自然法的普世道德标准，而是一种思想流派中的观点和角度，其初衷无涉以普世道德为标准的善恶）；但是，当儒家思想载体成为主流的思想载体后，这种善恶判断的标准由谁来确定，就成为了一个矛盾尖锐的问题。对于孔子而言，他自己就是善恶标准的厘定者，我认为孔子所求之“道”，就是这种标准的表达。也就是说，汉之前的儒家，不存在这种谁来确定善恶标准的问题。而在汉之后，权力与学术，究竟谁来决定善恶标准，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事实是，权力掌握了善恶标准的决定权。当然，一些执着的儒者也在奉行着“从道不从君”的理念，但是，对于全局而言，这种坚持的实际效果不大。也就是说，我所说的，汉语思想的载体问题，即儒家思想的载体问题，内涵着这样一个问题：善恶判断是儒家思想的一贯载体，但是，对于善恶判断的标准问题，却在儒家前后期（以汉代对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为标志）中存在一个权力转移的问题。也就是说，儒家前期的善恶标准由思想者掌控，而后期则由权力接管。】

儒家的这种以善恶判断为载体的思想特点，贯穿于儒家思想的内容中，不仅是在制度、伦理、学术这些范畴上，甚至在对于个人的品德修养上，都在追求一种“善”。这可以视作一种思想载体对思想者的影响。而重要的是，儒家以历史的，即善恶判断的方式去思想，从孔子开始，

就在儒家流派中形成一种传统。也就是说，儒家以善恶判断为载体，或者说以善恶判断作为进入思考的方式，就成为了当时儒家，以及日后汉语思想的主流载体。

二、法家

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儒法之间的矛盾虽然不及儒家与杨、墨二家（我在下文简略述及两家），但是，法家的思想载体的确与儒家存在不同。我认为，法家的思想载体，更接近着一种物理学的方式。按照法家自己的说法称为“法、术、势”。而在我看来，法家以一种物理力学的方式思考，法家把政治的博弈，视作各种力量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博弈。

如果仅仅将儒法两家不同的思想载体视作两者的本质不同，似乎还不尽然。我认为，儒家思想的载体，即善恶判断，就是儒家思想的最高标准（在这个标准上，曾经是儒者自己居于善恶判断的最高处，后来则是权力）；而法家的物理力学载体，却还有一个高于这一载体的事物存焉，那就是这一载体与其说为思想服务（即作为承载思想运行的工具意义上），不如说，是为了权力。我认为这也许才是儒法在思想载体上的最大不同。换句话说，前期儒家如果还有学术上的纯粹性，那么，法家则是功利主义的，称之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可以。吊诡的是，马基雅维利比起中国的法家不仅在时间和程度上都逊色得多。

三、杨、墨

杨朱无书，但是，从当时其他流派的记载中可以想象，杨朱是当时一个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流派。可惜，就是因为没有文字，我无从指认杨朱思想的载体。也就是说，杨朱的“贵我”思想，是杨朱流派思想的内容，而非载体，若要判断一种思想流派的载体，还需要文字的支持。

墨家。

有人说墨家最有可能成为一种汉语的宗教，我同意这种说法。现在，我想从思想载体的角度来观察一下墨家。我认为，墨家与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其观念要比思想更为显著；而如果说墨家的观念高于思想，不如说，墨家的行动力又高于其观念，或者说，墨家是一个注重实践的流派，其“兼爱”、“非攻”的观念，是墨家在行动中要实现的目标，或者说，是指引其行动的宗旨。从这个角度看，墨家，与其说更接近宗教，不如说，墨家在自组织能力上的实践，使其有别于同时的思想流派，这也使得墨家在实践向度上的努力，要超过其在思想领域的建树。而对于我在这篇小文中所提出的“思想载体”来说，我没有从墨家的文字中找到一种可以总结出来的思想载体。我想，这与墨家注重实践而无意于建构一种思想体系有关。

四、老、庄

我把老庄思想留在最后说，是因为老庄思想——以《道德经》和《庄子》两部作品为代表——不仅是一种整全性的思想体系（就像儒家思想一样），而且老庄思想（这样说是为了将两者与道家分开）的思想载体，与儒家思想载体不同，而且，在儒家后期，当善恶判断成为主流的思想载体后，老庄思想的思想载体，可以说再无继承，成为中断在汉语深处的思想。

先说老子。

《道德经》曾经被认为有辩证思想。我觉得这种说法要细分，辩证法，究竟是思想还是思想载体？我认为在西方哲学中，辩证法是思想载体，而不是思想。那么，说《道德经》有辩证思想，是指其采用了辩证法的思想载体，还是说其有着辩证法的思想内容？如果我把问题简化一下，即：老子思想的载体是辩证法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道德经》中的确有一些与辩证法相似的文字，但是，我不认为老子用辩证法作为其思想的载体。我个人认为，老子的思想载体是一种“神秘主义”（我姑且这么命名吧），我认为老子徘徊在“汉语的极限”（关于“汉语的极限”请见拙文《汉语的极限》）边缘，他在努力表达那连他自己都认为无法准确表达出来的事物，而在我看来，那就是汉语的极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西方哲学](#) [中国历史](#)

1 2 3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 (<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总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795.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www.aisixiang.com>)。

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人人网腾讯微博网易微博0

9

推荐

寄送给好友：

立即发送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 (aisixiang.com) 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须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

学友讨论

白 2013-08-18 08:51:48

平先生认为，“形而上学也可以视作一种方法，同时，逻辑学也为西方哲学助力甚多。”这一点很精辟。

至于老子的思想载体是一种“神秘主义”不能苟同。正确地说：老子的思想载体是“道”，乃是形而上学之“本体”。遗憾的是：中国哲学的最大断层就是没有把老子到周敦颐的古代形而上学继承下来。造成了对“道”、“太极”不解的原因，对于这一点：当今中国哲学工作者应该补课了！白显云

白 2013-08-18 08:41:27

平先生认为，“形而上学也可以视作一种方法，同时，逻辑学也为西方哲学助力甚多。”这一点很精辟。

至于老子的思想载体是一种“神秘主义”不能苟同。正确地说：老子的思想载体是“道”，乃是形而上学之“本体”。遗憾的是：中国哲学的最大断层就是没有把老子到周敦颐的古代形而上学继承下来。造成了对“道”、“太极”不解的原因，对于这一点：当今中国哲学工作者应该补课了！